

罗马书系列讲道 41

信心的确据

罗马书 4 章 16 节

维保罗牧师 2013 年 3 月 24 日

翻译：甘晓春 2025 年 4 月 30 日

今天我们只聚焦一节经文，罗马书 4 章 16 节。经文这样说：

“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。因此就属乎恩。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。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，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。”

让我们同心祷告：

天父，我们祈求，当我们研读这封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时，能够清楚地认识并牢牢把握使徒所传达的信息，这信息乃是藉着你的圣灵所启示的。天父，这些问题起初关乎罗马教会，却同样影响历世历代的教会，因此你以爱、恩典和智慧保守了这些话语，使我们今日仍能听见、看见，并且领受。求你帮助我们以应有的专注与理解来对待这些话语，使我们得以准确明白，因为你知道，这是我们在基督里成长的途径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
如今，“信心”已经成了一个相当轻飘的词汇。我们常听人说“信心的飞跃”，仿佛意味着，当理性思考走到尽头时，我们才不得不作出一次信心的跳跃。我回顾自己年少的时候，甚至在后来被认为是较为成熟的基督徒阶段，也常常不愿意在信心生活中像处理其他事务那

样运用批判性思维。

在涉及财务决策、职业选择或个人健康时，我会进行严密的理性分析，问自己：“怎样才能保持健康？如何投资才更稳妥？怎样作出正确的决定？”然而，一旦谈到对神的信心，以及与伦理、历史、科学、社会学或政治相关的问题时，我却几乎不加思索，仿佛在这些事情上不需要运用同样的理性。

这种态度表面上看似谦卑，实际上却给我个人，也给教会带来了困扰，甚至造成了破坏。不知道你们是否留意过这样的情形：有时打开基督教电视节目，看到成群的观众手持圣经，认真聆听台上讲员讲道；然而，讲员所说的话往往与他们所引用的经文毫无关联，但观众却频频点头表示认同。一个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自然会产生疑问：“这真的讲得通吗？”

但许多人为了追求所谓的属灵体验，选择放弃思考，结果反而成为宗教骗子的猎物。我要说明的是，我所说的批判性思维，并不是无端的挑剔或攻击，而是合乎理性的分析性思考。例如，在问答环节中提出这样的疑问：“牧师，我觉得你刚才的解释在这里似乎并不成立。”然而，这样的理性提问，常常会遭遇一句看似属灵的回答：“因为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。”

但这节经文的意思，并不是说神的真理是反理性的，或完全不可理解，而是宣告神的公义与我们堕落的罪性之间的本质差异。神的思想是公义之王的思想，而我们的思想却被罪所污染。神并非完全不可认识，祂是在显明祂的公义，而我们的思维却常常偏离正直。

正因为教会趋向用这种方式来运作，这类属灵观念往往不讲理。人一走进教堂，仿佛就把批判性思维挂在门外，只需毫无分辨地接受台上之人所说的一切。顺带一提，这并非现代教会独有的问题。教会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这种盲从，在十七至十八世纪引发了巨大的文化断裂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影响。

稍作历史回顾，我相信你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听说过启蒙运动，也被称为理性时代或理智时代。在那个时期，信仰与传统的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。聪明而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开始审视教会，并认为教会的信仰体系缺乏逻辑。

与此同时，科学的突破与哲学思想迅速发展，斯宾诺莎、洛克、伏尔泰等哲学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。教会中长期存在的非理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，而哥白尼、牛顿以及许多实验与科学发现，使世俗思想家得以畅行无阻，获得前所未有的话语权。

朋友们，启蒙时代不仅仅是人类追求清晰思考的时期，它更是一场人类自我高举的庆典，是人把自己提升为绝对智慧和终极洞察来源的时代。从那时起，获取真理不再是走进教堂，而是走进大学。哲学家和教授成了新的“牧师”；想要明白真理，不再去找牧师，而是去找教授。但他们所阐释的源头，并不是圣经，而是他们个人的理性反思。

伏尔泰是一位著名的教会批评者，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建立属于自己的讲台。他写道：“证明基督徒应当彼此宽容，并不需要高深的技巧或精湛的雄辩；我更进一步地说，我们应当把所有人都视为兄弟，

土耳其人是我的兄弟，中国人是我的兄弟，犹太人、暹罗人也是如此。毫无疑问，我们都是同一位父的子女，是同一位神的创造。”这可以说是伏尔泰版本的“共处”宣言。

无论这段话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准确的，真正关键的问题并不在这里。关键在于，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其中所提出的伦理主张。伏尔泰的话语中蕴含着一种“应当如此”的道德呼吁，甚至隐约诉诸于神。但如果我们要进行真正的批判性思考，就必须提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单凭理性，也就是仅靠思辨、哲学推演，或经验主义，依靠可观察、可触及、可测量的科学实验，我们究竟如何得出“人应当彼此宽容”这一结论？

二十世纪的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暴君，诸如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孟吉斯图、波尔布特、金日成、米洛舍维奇等人，正是依靠所谓的纯理性和经验主义，屠杀了数以亿计在政治上无辜的人。他们并没有得出“我们应当彼此宽容”的结论。若你查阅二十世纪的十大暴君，就会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公开持无神论立场，其思想或多或少受到伏尔泰、马克思、斯宾诺莎、洛克等人的影响。

启蒙时代留给教会的一个惨痛教训，就是人类在发展世俗哲学为自己辩护的同时，也能更加高效地屠杀无辜。二十世纪正是这一现实的集中体现。高深哲学与败坏人性结合，几乎形成了一种可怕的联盟，而今日几乎任何一所大学的现实，都在无情地印证这一点。

那么，为什么我要作如此冗长的引言，甚至让引言显得比正文和结论还要长？只是为了让大家在心理上有所预备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些，

是因为教会在努力回应启蒙时代、理性时代所带来的世俗批评时，或许不自觉地采纳了不敬虔之人的方法。世俗思想家的思维方式，并非没有影响教会。

我们常以为可以在哲学或经验层面回应愚妄之人。箴言说：“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。”（箴言 26 章 5 节）但我们却常常忽略紧接着的警告：“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恐怕你与他一样。”（箴言 26 章 4 节）

与世俗思想家辩论，了解他们如何获取事实、如何组织科学论证，是一回事；但若试图用他们的方法来支撑我们的信仰体系，证明我们所信的为真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当我们试图用启蒙时代的方式来为信仰辩护时，就如同把狐狸请进鸡舍，最终留下的只会是狐狸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对启蒙时代世俗方法和结论的畏惧，或过度尊重，常常会影响我们对圣经本身的态度。

最近我读到一本书，作者主张基督徒需要有勇气正视时代精神。在现代社会中，伦理压力与现实处境层层逼近。或许，这样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，为何现代人普遍拒绝“六日、每一日为二十四小时”的创造观。如果你在社交聚会中告诉别人你相信六日创造论，他们往往会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你，仿佛你刚刚说了什么极端荒谬的事情。

我记得有一部电影中，人们谈到某位政治人物竞选副总统时，调侃她相信人类曾与恐龙共存，这几乎成了一个笑话。于是问题来了：我们真的愚蠢到要相信地球是年轻的吗？人类与恐龙同处一个时代

吗？请大家慎思。这也提醒我们一件事，知识的敏锐程度，与心理的坚韧程度并不等同。一个团队中最聪明的人，不一定是在关键时刻最可靠的人；而在关键时刻，你真正需要的，是那些心理坚韧、勇敢、愿意承担责任的人。

电台上提出的“信仰与理性交汇”的口号，我愿意肯定其用意，但这一表述本身却暗示，理性仿佛有一条独立的高速公路，最终或许会与信仰汇合；或者信仰在某些时候是不合理的，需要理性来修正。这实际上默认了信仰本身的不合理性，而使徒保罗绝不会接受这样的前提。

保罗清楚地教导我们，在基督里，只有在基督里，藏着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。离开信仰，就是离开理性；信仰与理性并非两条道路，而是在同一条道路之上。

历史上的暴君往往能够做到一件事，就是让他人相信，他们有能力完成所承诺的事情。希特勒之所以当选，并非偶然，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显示，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看似自信、热情、并声称关心他们利益的候选人。台上的人讲得慷慨激昂，你就相信了；他们承诺“每人锅里都有一只鸡”，你便投下支持的一票。

但随着年岁增长，回顾自己的人生与世界历史，我们会发现，真正能够坚定表达并兑现其信念的人，往往屈指可数。这个名单极短，或许只有一位，或许只有几位，这取决于你关注的是个人，还是那真正不变的实质。

因此，使徒保罗不断呼召我们，将心意转向唯一真正可靠的源头。

正因如此，他说：“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。因此就属乎恩。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。”

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，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要承受世界，这里我不再重复，只需指出，神应许要藉着基督，恢复亚当所失落的祝福。保罗强调，参与这荣耀恢复的核心，在于藉着对基督以及祂救赎之工的信心，在圣洁的神面前被称为义。这不仅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，若说这是整卷罗马书，甚至整本圣经的中心，也并不为过。

从讲道与牧养的角度而言，我必须坦言，当我读到“叫应许定然”这一短语时，几乎很难不在这里停下来思想，甚至有偏离保罗整体论证脉络的冲动。你在预备讲章时，也许已经选定了十一节经文作为讲道主题，反复研读，却偏偏在这一句话上驻足：“叫应许定然。”

正如上周我们谈到“承受世界”时一样，我会在这里停下来思考，信心与应许之间存在着一种确定性。信心绝不是伏尔泰所讥讽的那种软弱、浮夸、情绪化的东西；真正的信心，是把根基深深扎在坚固磐石上的。保罗在这里所使用的“定然”一词，在希腊文中带有“完全可靠、不致落空、不致失望”的含义。这几乎是他所能使用的最强烈词汇之一。

同样的词，也被用来描述“锚”。希伯来书说：“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；作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”（希伯来书 6 章 19~20 节）这盼望不是模糊的情绪，而是确定无疑的，是进入至圣所的盼望。耶稣亲自作为先锋，为我们的灵魂作那坚固可靠的锚。

保罗在彼得后书1章19节中也使用了同样的词，来形容神的话语：“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。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才是好的。”这是完全确定、完全可靠的话语，是黑暗中的明灯，直到日头升起，晨星在我们心中显现。

从牧养的角度来看，信仰始终处在挑战之中。我们周围充斥着各样的信息，使人怀疑、动摇、迷惑。人会不自觉地问：“我所信的究竟是真理，还是仅仅一种传统？是不是某种学术意义上的愚昧，是一根一拧就断的‘湿面条’？”不是的，真正的信心是有确定性的。它也许无法在实验室中被验证，世人凭自己的智慧、哲学或理性推演无法获得，正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说：“世人凭自己的智慧，既不认识神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，拯救那些信的人。”（哥林多前书1章21节）

真正的信心，是信靠那位被钉十字架的基督。这种信心，比任何哲学体系都更深，也更稳固，且最终无法被否定。

有人喜欢用“无可辩驳的事实”来形容某些世界观、宇宙年龄的推论，或伦理体系的根基，但只要深入探究，就会发现，这些所谓“无可辩驳”的主张，其实并不成立。真正无可辩驳的，是人内心对神的固有认知。即使人愤怒、抗拒、否认，他们心中仍然知道真理，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章所指出的那样。

因此，当保罗说“叫应许定然”时，他并不是呼吁我们把理性留在门外，也不是鼓励一种盲目的信仰。他是在确认一件事，在信徒的

人生经验中，没有什么比信心更稳固。信心当然会夹杂着人性的软弱、犹疑和挣扎，但在基督里，在祂已经战胜罪与死的应许之中，这仍是最可靠、最坚固的事实。

那么，为什么信心能够如此稳固？原因并不在于信心本身的力量，而在于它藉着恩典。经文说：“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。因此就属乎恩。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。”信心之所以可靠，是因为它扎根于神的恩典。

对我们所认同的改革宗信仰而言，恩典是一个极其宝贵的词。恩典是单向的，是完全的，是不以人的努力为条件的。它像一道奔腾的活水瀑布，拥抱我们、洁净我们、引导我们，把我们一路带向荣耀的终点。人无法抗拒它，就如同站在瀑布面前，无法逆流而行。

真正的恩典并不建立在人的行为、能力或选择之上，但它必然影响这些，并最终彰显神的能力、基督的得胜，以及那完全寄托于神的盼望。真正得救的信心，是藉着神的恩典而来的。即使我们有时软弱，缺乏确定感，甚至在生活中仿佛失去了信心，恩典仍然存在，永不离开。

正如《威斯敏斯特信条》第十四章第三节所言，这信心虽有强弱之分，却终必得胜，并在基督里成长，达到完全的确信。基督既是信心的创始者，也是成全者。

让我们同心祷告：
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按着你的恩典赐给我们信心，使我们得以看

见基督的盼望，看见十字架的大能，使死人得生命。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清醒而谦卑的思想者，既追求对你话语完全而准确的理解，也认识到人的愚昧。因为没有认识永生神的人，即便拥有学位或世上的成就，仍然活在愚昧之中。

我们感谢你，藉着你的恩典，将我们从这愚昧中拯救出来。若在听道的人中，仍有人尚未归向基督，尚未得着称义的信心，求你除去他们刚硬的心，使之变为柔软，领他们进入真实的救恩信心。

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